

成立粉纱交易所 联合华商抗日本

五四期间,荣家兄弟俩为抵制日货奔走。荣宗敬考虑到光靠华商的实力仍然差口气,应该利用欧美各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采取纵横捭阖策略。为此纱联会特意在“三罢”期间,由荣宗敬做东,设宴招待欧美各国商人。

晚宴设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荣公馆。西方各大国驻沪银行、洋行、公司的大班和老板们,以汇丰银行大班赫德门领头,给足荣宗敬面子,纷纷齐聚一堂。老牌英商太古洋行、鲁意师摩洋行的大班刚从欧洲打完仗风尘仆仆归来,也不肯落下。

按照程序,开吃前荣宗敬致欢迎词,只见他拿起事先拟好的文本,抑扬顿挫地念起来:“今日特备菲酌,恭请欧美侨沪诸大商家。诸位能莅临寒舍,实感荣幸。沪上近来虽罢课、罢工、罢市达10天有余,而仍安静如常,绝无一丝暴动,当可请世界诸大国共谅。”

有英语秘书把关,荣宗敬也时髦一记,讲话同国际接轨。根据惯例,发言的开头,总是虚头虚脑客气一番。实质性话题稍后登场亮相。

荣宗敬继续照本宣科:“敝国人士,一致戒用日货,而欧美诸大国之货物畅销敝国,至好时机也。欧战四年余,诸贵国销往东亚之货,被日本国奇攫殆尽。今公理战胜,诸贵国正可广造物品畅行东亚,今为在席诸公贺而彼此联络交谊更加密切。同时,本公司在以往发展中,在座各国友人鼎力相助,并结下深厚之情谊,致使本公司有今日微薄成就,鄙人感铭不忘,当祈诸宝行各位一如既往,携手合作,互惠互利,当为敝国与诸贵国人共同愿望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大肆蚕食本来属于西欧列强的中国市场份额。如今战争已经结束,西欧各国正打算卷土重来,这样不可避免要和日商的在华利益发生尖锐冲突。荣宗敬代表纱联会的表态,恰好迎合了西欧各国的心思。一群金发碧眼的高鼻子大班强忍着丰盛晚宴的香味,耐着性子听完荣宗敬的长篇大论,对荣宗敬热情洋溢的致辞报以热烈掌声。

酒席上,因为罢市而饿慌了的洋大班们狼吞虎咽。待吃饱喝足,才记起主人不仅饭菜

民族资本家首户荣宗敬(2) ◆ 徐鸣



荣宗敬

丰盛可口,且做生意也积极热情。因此一个个举着酒杯来同荣宗敬碰杯,并同荣宗敬随便聊起生意:“荣先生做期货交易吗?”

荣宗敬不好意思摇摇头:“我们只做现货买卖。”

“太落伍、太落伍。”洋大班开始吹了:“期货贸易已经后来居上,已经成为欧美各国批发贸易的主要手段。瞧瞧人家日本人,效仿欧美进步非常明显。”

荣宗敬好奇:“先生你指的是日商在上海开设的‘取引所’吧。”

“正是。日本人的取引所就是我们欧美的期货交易所。”洋大班如实回答。

荣宗敬醍醐灌顶。凭多年商场的经验,他直觉期货交易是必然趋势,华商一定要迎头赶上,不能落后日本人太多。要想摆脱日商对小麦、棉花以及面粉、纱布市场的操纵,并进一步将中国市场置于中国人自己的控制之下,非常有必要尽快建立中国人自己开的期货交易。荣宗敬因此联络同业中人自行组织面粉交易所。他先后多次与王尧臣、宁钰亭、顾馨一等沪上实业家商谈此事。荣宗敬怀着迫切的心情说服众人:“我等华商若不愿受外人控制,唯有自行组织交易所这一条路,方能同欧美尤其是日商相抗衡。否则只能沦为

砧上鱼肉,任人宰割”。

荣宗敬的一番富有远见的由衷之言实际上也道出了整个民族工商界的心声。阜丰面粉厂经理宁钰亭首先表态:“宗先生所言极是。日商在浦东建造囤积小麦、棉花的仓库,目的就是企图操控上海原料市场。我等决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的地盘上霸权。华商各厂联合起来自行设交易所,宁某举双手赞成。”

“还有一桩非常重要的事体。”荣宗敬提醒众人:“我等华商面粉厂出品的面粉每包装面粉50磅,而进口洋面粉每包只装49磅。分量不同,售价却相同。这不公平。所以我呼吁华商的也改为每包重49磅。华、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以利于公平竞争。”

每包能够省下1磅,聚沙成塔,这种好事还有谁会反对。与赞成自行组织面粉交易所一样爽快,各家华商面粉企业以及面粉经纪人情激昂一致通过荣宗敬提出的2项提议。1920年1月11日,“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后改成上海面粉交易所)”正式开张营业。王一亭、荣宗敬、顾馨一、宁钰亭、祝伊才、徐文彬为理事。总股本50万元,由发起人共认12.5万元。交易所地址先设在民国路(今人民路)162号,后搬迁至爱多亚路。面粉交易所每星期一~星期六下午营业,刚开始每天拍4盘,逐渐扩展到每天拍6盘。

上海机制面粉交易所是中国人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麸皮的期货交易。交易所使用三联式成交单。在成交单规定期限内,不论货价涨跌,买卖双方不得反悔。成交定银每包规银1钱。全部货款在提货时付清,扣除定银。买方若不按期提货或者提而不清,卖方有权取消成交单,并以定银作为损失赔偿;若卖方不按期交货,买方有权要求偿付延期所产生的损失。

面粉交易所的出现,对于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交易所一改过去华商只在茶会、酒楼做现货交易的老式贸易方式,主要以期货为主,增强了企业的主动性,便于

规划远近期生产计划。

在发起组织上海面粉交易所的同时,荣宗敬还积极着手组建纱布交易所。他在纱联会的一次会议上,毅然提出与日商的取引所一争高低的绝招:“首先是各纱厂不往取引所购买棉花,且必须坚持到底;其次是凡在取引所交易的各家棉花行号,各纱厂应当与之断绝来往,并登报广而告之。”

众人听罢,纷纷翘起大拇指:“宗先生不愧为实业界的铁腕人物,好厉害呀。”

甚至有人情不自禁尖叫:“无锡拿破仑!无锡拿破仑!”

拿破仑(1769——1821),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其战功路人皆知,但他同样对法国工业革命抱着扶植、鼓励态度,令法国棉纺织业一度兴起。

既然别人喊他“拿破仑”,荣宗敬一点不客气,更加威势。他加重语气重申:“我们华商各纱厂应该联合棉花业成立自己的花纱交易所,或由本埠各纱厂赴外地产销区联合设立花行。”

主持会议的穆藕初和聂云台都是上海纺织界举足轻重人物,在听取了荣宗敬的慷慨陈词后,交头接耳言语了一番,向与会众人征求意见。

各家企业老板对此展开热烈讨论。由于同感日商操纵棉花市场、致华商纱厂于死地的威胁,利害一致,因此全部赞同荣宗敬的主张,成立华商自己的纱布交易所,并趁热打铁制定了相关条约。会上,推举聂云台、徐静江、刘柏森、荣宗敬、郑培之、吴寄尘、杨翰西、穆藕初为筹备组成员,共集资1百万元。因为纱厂方面财力不足,故动员纱号方面的吴麟书等人参加。这样,棉纺织品的生产(纱厂)和销售(纱号)两方面拧成一股绳共同对外。纱布交易所总股本2百万元,实缴半数。各股东若想退股或增股,必须待年终结账后方可进行。

1921年7月1日,“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简称纱交所)”正式开张营业。

摘自《荣宗敬传》东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沈寂口述历史

沈寂口述 葛昆元 撰稿



5.父亲对我期望很高

一路上,我从车篷边看出去,只见他浑身上下全湿透,在马路上奔跑。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可以晚点去上课的,待雨停了再去,他就不会淋雨了。我觉得阿二人真好。从此我对阿二就特别同情,以致同情所有的黄包车夫。

父亲常对我说,他打过铁,撑过船,三个苦生活里他做了两个。又说,不识字可以,不识人头没饭吃。因此后来他结识了虞洽卿。他认为只有和上流社会的人交朋友,才有地位。他参加宁波同乡会后,对他影响很大。如果同乡会有什么事,他都会捐钱。他说他虽然人瘦,但筋骨好,是练出来的。地位虽低,但人缘好,吃得开。

我外公开锡箔庄。外婆生了很多孩子,结果只留下五个。我大姨母,有个儿子,即是我表哥。表哥年轻时读过书,会算账,他在宁波郊区小戏院里做账房,晚上要做到9点钟,每天来去都要经过坟地。我姨母不放心,每晚拿个灯笼去接。后来我父亲就让我表哥到上海在我家棉花号做账房。

姨母也到了上海我家,她给我讲很多鬼的故事,后来我写到了小说里。这种凄苦的情景,我姨母每次说都会流泪。后来姨母终生待在我家。我表哥做账房先生,家里的账都是他管的。

我大娘舅赚了钱后,回乡去了。他在乡下有房子,还重新造,同时还买进很多地。隔了一年,当地土匪绑架他,敲诈他,从此败落。

我小学毕业了,成绩不好。可父亲对我期望很高,对我说:“你最好做个秀才。”他让我好好读书。还说他因为没读过书,所以吃亏。他捐给宁波同乡会的钱,都是用虞洽卿的名字捐的,他也不计较。

我娘也挺苦的,大姨母出嫁后,外公讨进一个后妈,对我母亲很凶。每天晚上刷锡箔,我娘困了,打瞌睡。后妈就到外公那里去搬弄是非,外公就把我娘打得躲到床底下。后来我大娘舅看了实在不忍,就把我娘带到上海,介

绍给我父亲,做了续弦。她为我父亲先养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我姨妈做主去领养了一个儿子,就是我大阿哥。第二年母亲就生了我二阿哥。我母亲喜欢烧香拜佛。因为她是苦出身,所以对家乡来的人都很好,后来家里发财了,她不忘本。我小学毕业时,我大阿哥已经结婚了。但他小时候生过脑膜炎,有病,不会做事情,字却写得很好。后来二阿哥也结婚了,我父亲就睡在亭子里间,房间让给二哥做婚房。我十三岁前一直和我姨母住一起,由她照顾我。吃东西,只吃两样东西:虾仁和牛肉。姨母对我真好。

我生下来时,家里用了一个人,是花袋店一位老师傅的妹妹,叫阿堂,长得不好看,当我奶妈。我吃了一年半的奶,她就回去了。后来,她阿妹来了,我们就叫她小阿堂,在我家做佣人,做了四十年,忠心耿耿。他们一家四兄妹都在我家做佣人,都很好。

我小时候,生活很好,娇生惯养,别人都叫我少爷。我还会唱一些戏,申曲、滑稽戏等都会唱一些。我父亲喜欢看绍兴文戏,有时也看绍兴大班,尤其喜欢看精忠报国的戏。当时他也不懂什么爱国,但他最佩服孙中山,恨袁世凯,对军阀也很痛恨。他虽没文化,但好坏都懂的。我的三娘舅,在孙传芳手下当兵,回来后给我讲了许多盗墓的、盗马的故事,这些后来都成为我写小说的素材。别人说我写的小说比较有故事性,这是小时候看美国电影,看戏曲受到的影响。

我小学勉强毕业,快读中学了。这时候我父亲身体不好了,住在新世界旅馆三楼的几间房里,我妈陪他一起住在里面。中饭、晚饭都叫家里人送过去,经常是我与大姐去送。我爸吃童子鸡时,他喝汤,鸡都给我吃。父亲喝参汤,也是喝不完,就让我喝完。留下来的参蒂是最有营养的,我父亲不要吃,都是我吃的。所以,我虽然人瘦,但体质挺好。

我二哥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格致公学读书。格致公学很有名,英文特别教得好。父亲虽然不识字,但他知道在上海做事一定要英文好,就要我去考考看。当时格致公学规定,兄弟两人一起来本校读书,可以优先入校,学费还可以便宜。我二哥就代我报名,还天天帮我补习。我觉得自己不可能考上格致公学的。

52. 听到了几个奇怪的名字

作家打开厚重的铁门走向比利的房间时,发现整个医院仿佛空无一人。他敲敲比利的房门。

“等一下。”传出一个睡意朦胧的声音。门打开了,比利像是刚刚起床。他看了看戴在手腕上的电子表,一脸茫然:“我不记得买过这只表。”他走到桌前看了一眼桌上的纸条,然后递给作家。那是医院小卖部开具的26美元购物收据。

“我没买过这块表。有人花了我的钱,那是我卖画挣来的,这样做不对。”“你可以到小卖部退了。”作家答道。比利看了一下:“留下来也好,反正我也需要。质量不怎么好,但是……我看看。”

“你没买,那会是谁买的?”他四下望了望,似乎在查看房间里是否有其他人:“我听到了几个奇怪的名字。”“说说看?”“凯文和菲利普。”

作家尽量掩饰自己的惊讶。他读过有关比利具有十种人格的报道,但从未提起过刚才那两个名字。作家检查了录音机以确保它能正常运转。“这件事告诉考尔了吗?”“还没有,”他说,“我会告诉他的,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是谁?为什么我会想到他们?”

比利说话的时候,作家想起了《新闻周刊》12月18日登载文章中的一段话:“总之,其中还有一些未解开的疑点……他对受害者提到的‘游击队’‘杀手’究竟指的是什么?医生认为,比利可能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人格,其中一些人格可能有犯罪行为。”

“比利,谈话之前,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制定一些基本规则。首先,我必须确认,你对我说的话不会被别人用来伤害你。如果你觉得有些事可能会被别人利用,就告诉我‘不要列入记录’,我会关掉录音机。在我的档案里不会有不利于你的材料。如果你忘记说,我会主动制止你,同时关掉录音机。清楚了吗?”比利点点头。

“另外,如果你有什么犯案计划,千万别告诉我。如果你告诉我,我就得立即向警方报案,否则我会被视为同犯。”比利仿佛受到了惊吓:“我不会有什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来,告诉我那两个名字。”

“凯文和菲利普。”
“这两个名字对你意味着什么?”
比利看看桌上的镜子:“没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我总会想起‘不受欢迎的人’这句话。这可能与阿瑟有关,不过我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作家的身体向前探了下。“给我讲讲阿瑟,他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感情。他让我想起《星际迷航》中的史波克,是那种在餐厅里一不顺心就发脾气的人。他经常为自己辩解,但如果别人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就会非常生气。他令人无法容忍。他永远说自己很忙,许多事情要安排、计划和组织。”

“他从来不放松一下吗?”“有时候会,通常是和里根下棋,不过他最讨厌浪费时间。”“听起来你好像不太喜欢他?”比利耸耸肩:“阿瑟不是那种你喜欢或不喜欢的人,他令人尊敬。”“阿瑟和你长得不像?”“身高、体重和我差不多,他身高6英尺、体重190磅,但是他戴金丝眼镜。”

第二次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他们谈到报纸上曾经提及的人格、比利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的事情。作家摸索着按照自己的方式收集资料,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失去的记忆”。由于比利的记忆有许多空白,因此很难了解他的幼年生活,以及他在过去的7年里如何被其他人格支配。作家最后决定,虽然他需要增加一些内容,但仍会忠于比利的真实经历。除了那些未知的罪行外,其他都按照比利叙述的写。然而,他担心这个情节存在太多疑问,因此难以成书。

考尔听到办公室外的吵闹声,于是抬起头来。他看到自己的秘书正在和一位操着布鲁克林口音的男子说话。

“考尔很忙,现在无法见你。”“小姐,我不管他有多忙,我必须见他,我有东西要给他。”

考尔刚刚起身,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比利站在那儿。“你是比利的医生吗?”“我是考尔。”

二十四
个比利



【美】丹尼尔·凯斯